

爱情碎片

AIQING
SUIPIAN

萧妙婷 著

妙婷文集——重返文坛十周年献礼



广西人民出版社

妙婷文集——重返文坛十周年献礼

爱情碎片

AIQING

SUIPAN

萧妙婷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爱情碎片 / 萧妙婷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3. 7

(妙婷文集: 重返文坛十周年献礼)

ISBN 978-7-219-08370-3

I. ①爱… II. ①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156035 号

监 制 彭庆国
责任编辑 杨 冰 陈曼榕
封面设计 李彦媛 韦茵茵
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正泰彩印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19. 5
字 数 5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7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8370-3/I·1651
定 价 56.00 元 (全 3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一

那天的早晨和往常没什么两样，天色不是很亮，没有阳光，还伴有些许冷。对于杨凡的父母来说，那是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早晨。可这一天，对于杨凡来说却意义非凡。

杨凡那天穿一件当时流行的蝙蝠袖红色毛衣和一条白色直筒裤，把往日那两条小辫子缠绕着高高盘起，好像有条蛇盘在她的头上睡觉。她慢慢地啃着一个大面包，那双不大但很水灵的眼睛不停地往父母的脸上瞟。父亲捧着个大海碗，咕噜咕噜地喝着粥。母亲拿着个面包，不紧不慢地啃着，久不久把目光放到窗外。杨凡嚙动了几下嘴巴，想说话，可一直没敢开口。母亲范慧仪啃完了一个面包，拿碗喝粥，举筷去夹咸菜时，目光无意间落到了杨凡的脸上，刚好与杨凡扫过来的目光碰在一起。杨凡迅速把目光移开，像偷了钱的孩子，低下头，不敢看母亲。范慧仪从女儿的目光里，体味到了今日的不寻常。她把咸菜放进嘴里，漫不经心地嚼起来，久不久瞟女儿一眼，想把那不寻常的东西给挖出来。父亲杨远东喝完粥，把碗放下，拿起一个面包，慢慢地啃。他还是觉得今天和往常没什么两样。天色不是很亮，没有阳光，还是有些冷。范慧仪到底还是忍不住了，她咽下咸菜后，看着女儿问，你有什么事吗？

杨凡用小拇指挖了挖耳朵，又擦了擦鼻子，支支吾吾了好久，最终还是把话说了出来，我——我——我想跟李执结婚。

范慧仪微微闭了一会儿眼睛，哦了一声，慢慢睁开眼睛扫向丈夫，和他交换了一下目光说，这可是件大事，得慎重考虑。

杨远东愣了一下，突然也觉出今天的不寻常来，他看了一眼老

婆，把最后那口面包咽下，开口附和，是呀，结婚可是人生大事，马虎不得。

杨凡急得满脸通红，说可我都跟李执说好了，今天去打结婚证。

范慧仪脸色有些变白，可还是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压着嗓门说，我现在要去上课了，等中午回来后再说吧。说完，她站起来，转身往房间走。

外面的天色渐渐亮了起来，微微漏出一丝阳光，斜斜地从窗口照进来。范慧仪和杨远东看了一眼窗外，倒抽了一口冷气，今天和往常果然不一样。

杨凡翘起了嘴巴，有点不高兴的样子，说我跟你们说这事，只是想问你们户口本在哪而已。

范慧仪停止了脚步，胸口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她猛地转过身去，恶狠狠地瞪着女儿，喘着粗气，说你都决定了，还跟我说什么？

杨凡尽管不高兴，可也不敢给母亲甩脸色，她只是轻声说，你们是我父母，我跟你们说只是出于对你们的尊重。

范慧仪喘了口粗气，胸口的气顺了一些，她也放低声音说，如果你尊重我的话，我劝你还是不要急着结婚，你年龄还小，今年才二十一岁，婚姻不是儿戏，得慎之又慎。

杨凡有点不耐烦的样子，声音也渐渐高了起来，这个我不能听你的，结婚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情，跟你们谁都没有关系。

杨远东拿纸巾擦了擦嘴巴，慢慢站了起来，看着杨凡说，杨凡，你这话就不对了，结婚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嫁给李执，不单是要嫁给他一个人，而且还要嫁给他的家庭。

杨凡皱了皱鼻子，不屑地说，他的家庭与我有何关系？

范慧仪用手揉了揉眼睛，叹了口气，说虽然时下不兴门当户对了，可是我觉得两个人的家庭背景不一样，在同一个屋檐下过日子，多少有些不适应的。

杨凡嗤了一下，用蔑视的目光看着母亲，说绕来绕去，你还是嫌他家是农村的。

范慧仪轻轻摇了摇头说，不只是农村这么简单，大家的生活习惯不一样，思维方式也不同，到时候相处会很困难的。我走的路比你长，吃的饭也比你多，你听我的准没错。

李执是你们的学生，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他好歹也是个大学生，而我又没文凭，我嫁给他，还是高攀他了呢。杨凡竭力争辩道。

杨远东看着女儿说，你也别太小瞧了自己，其实你还可以嫁比李执更好的呢。

杨凡苦笑一下，像是诅咒自己一样，我能嫁什么人呢？没文凭，又不漂亮。

范慧仪说，李执是不错，他是一个孝子。可是，李执是个独子，他妈又是个没文化的寡妇……

杨凡没等母亲说完，就抢过话，寡妇又怎么样？寡妇就不是人了吗？

杨远东看着杨凡正色道，凡凡，你怎么能这样跟你妈说话呢，谁说她不是人了，你激动什么？还没过门就这么向着他家了，嫁过去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杨凡知道自己失态了，马上住了嘴，不再吭声。

范慧仪心平气和地说，我知道现在跟你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了，我只想告诉你，婚姻真的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并不是所有相爱的人在一起都能幸福的。

杨凡满怀信心地说，我相信我和李执的爱情是经得起考验的，我们相爱都已经六年了，而且他一直都对我那么好。

范慧仪白了她一眼说，知道你们谈了六年，为了谈恋爱，连考大学都给耽误了，你真的以为会有天长地久的爱情吗？我告诉，婚姻就是柴米盐油酱醋。

杨凡一副“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样子，柴米盐油酱醋又怎么了？我就喜欢这些。

杨远东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说你真的铁了心要嫁李执了？你有信心经营好你的婚姻吗？

杨凡点点头，说我这辈子非李执不嫁，我有信心经营好我的婚姻。

范慧仪也长长叹了一口气，对着杨凡说，看来你是不过黄河心不死，不过，我希望你是个例外。

杨远东摇了摇头，和范慧仪交换了一下眼色，看着杨凡说，如果你真要跟李执结婚，我们也拦不住你，户口本在我房间书桌左边的抽屉里，你真的考虑清楚了，就自己去找钥匙打开吧。说完，他和妻子一起回房间拿好课本出了门。

弱弱的阳光照在范慧仪和杨远东身上，在经过校园的那条林荫小道时，范慧仪问丈夫，你是不是把钥匙带在身上了？

杨远东说，没有呀，钥匙放在原来的地方没动。

范慧仪皱了一下眉头，你就不怕她真找到钥匙拿户口本去领结婚证吗？

杨凡如果真要结婚，我们把钥匙藏起来，难道就能阻止她了吗？杨远东摇了摇头，一脸无奈的样子。

范慧仪也摇了摇头，叹息一声，也是呀，这孩子从小就有主见，决定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来。

一阵微风轻轻吹过，桂花的芬芳溢满整个校园，到了教学楼，他们各进了自己的教室。一个上午，范慧仪都是恍恍惚惚的，课也上得磕磕绊绊，好不容易把那两节课上完，她就急急忙忙往家里走。一到家，她第一件事就是进房间看书柜的抽屉。一进房间，她就傻了眼，抽屉被撬开，里面的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的。范慧仪的心像被一块石头压在上面，沉甸甸的。杨远东回来看到这个情景，也瞠目结舌。吃饭的时候，范慧仪和杨远东摆着饭菜在等杨凡回来。

小女儿杨静从学校回来，一放下书包就坐到饭桌旁看着父母说，等我回来吃饭了？说完，伸手去抓菜吃。

范慧仪飞快地拿起筷子打过去，骂道，没教养，洗手去！

杨静嘟起嘴巴，耸了耸肩，蹭进厨房去洗手。

杨凡提着个白色的小包包进来，低着头，不敢看父母。

杨远东一脸的严肃，看着她，冷冷地说，洗手吃饭吧！

杨凡嗯了一声，心里拔凉拔凉的，轻轻地把包放到沙发上，进卫生间去洗手了。

杨静出来，伸出那双白白嫩嫩的手，嘟起嘴巴，我已经洗白白了，可以吃饭了没？

范慧仪点了一下头，语气有点重，说吃吧，看把你馋得。

杨静拿起碗筷，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嘴里喊着，饿死我了。

杨远东给她夹了一块肉说，多吃点，补充点营养，为明年的高考做准备。

杨静吃着肉，说着谢谢爸爸。

杨凡洗手出来，好像闻到了一股火药味。她轻轻坐到饭桌前，一副小媳妇的模样，等待着开战。

范慧仪用力压着心中的怒火，低声问她，你已经去领结婚证了？

杨凡点点头，轻声说，是的。

杨静放下碗，高兴得拍起掌来，姐姐你要出嫁了，真是太好了！

范慧仪瞪了她一眼骂道，好什么好！你高兴什么！

杨静吐了一下舌头，我当然高兴了，姐姐出嫁了，我就可以自己拥有一间房间了。

杨远东看着她道，这没你的事，你好好吃你的饭。说完，他又把目光转向杨凡说，杨凡，你为什么非要撬开我的抽屉呢？

杨凡没看父母，低着头说，不撬，我怎么能拿出户口本呢？

范慧仪有点生气，你不懂找钥匙开吗？

杨凡说，你们不同意我结婚，怎么会把钥匙放在家里呢。

杨远东问，你找了没有？

杨凡低下头说，没找。

杨远东摇了摇头，你找都没找，怎么就知道钥匙不在家里呢？其实钥匙一直放在原来的那个位置，我从没动过。

杨凡没吭声，只是慢慢地嚼着饭。

杨远东看着杨凡，叹气说，杨凡，经营婚姻也是需要智慧的。你这么弱智，怎么经营你的婚姻呀，真让我担心！

杨凡向来觉得自己是绝顶聪明的，第一次听父亲说她弱智，心里自然是不服，于是气哼哼地说，如果我也算弱智的话，全世界的人都是傻瓜了。

范慧仪恨铁不成钢，咬牙切齿地一字一句吐出，这世界上最悲哀的是什么人？知道吗？就是弱智的人不晓得自己是傻瓜！

杨凡不想跟父母争辩下去，轻轻地丢下饭碗说，我吃饱了，你们慢吃。说完就起身进房间去了。

范慧仪夫妇盯着她的背影，半张着嘴，想说点什么，可一时说不出话来，脸色渐渐泛起青绿色来。杨静左瞧右看了一下，感觉状况不对，生怕父母会把气撒到她的头上。杨静是个聪明的人，这样的亏她从来不吃。于是在父母还没开口之前就放下了碗筷，甜甜地说了句爸爸妈妈慢吃，就溜进了房里。

两只苍蝇在菜盘子上面飞来飞去，嗡嗡地响。范慧仪的心乱乱的，烦烦的，躁躁的，终于把气撒在了这两只苍蝇身上。她伸出双手，向着苍蝇用力啪的一声，拍过去，还恶狠狠地骂上一句，死发瘟！

杨凡身上的肌肉一紧，母亲那一巴掌打的好像不是苍蝇，而是她的后背。窗外的阳光是苍白的，像个体弱的病人。杨凡的心好像悬在了空中，没着没落的。她突然想到了李执，她的爱人。她的心慢慢地舒展开来，一缕柔情涌上胸腔，浑身变得柔软起来。

无论杨凡的父母同意与不同意，高兴与不高兴，杨凡和李执的婚礼还是如期举行了。他们举行婚礼的那一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对杨凡来说，那是意义非凡的一天，她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

她的父母虽然不怎么满意她跟李执的婚事，可木已成舟，也只好顺其自然。李执的母亲王大妈是个守旧的农村妇人，婚礼的风俗都得严格按他们客家人的风俗办。李执娶了个城里的姑娘，这很给她长脸。她本来想在农村办酒席，这样她脸上更有光彩。可李执不肯，他觉得像他这般的家庭，能娶到杨凡这种书香门第的女孩，已经很难得了，怎能委屈了她呢。当然，他不会这样跟他妈妈说，他只是说新房在县城里，在农村办酒席不方便。王大妈觉得这个理由也说得过去，就不再坚持。她生怕城里人不懂习俗，坏了好事，一定要亲力亲为，严格把关。布置新婚夫妇的床的时候，她特意放了枣子，就是希望能早生贵子。在坐新床的时候，她只准生儿子的妇女坐，生女儿的妇女，她是靠都不准靠近。

经过几天的忙碌，杨凡总算把这婚给结了。她在食品站上班，李执在县政府上班。李执因为是本科毕业生，很受单位器重，分给他一套两房一厅的房子，他们拥有一个自己的小天地。新婚燕尔，如胶似漆，每个夜晚，都是那样的充满激情，那样的销魂蚀骨。在那一段日子里，杨凡是幸福而快乐的。鸟儿的鸣叫，小溪的流水，下雨的声音，都是那么的悦耳动听。树上的花儿，路边的小草都会散发出无限的芬芳。那时候的杨凡，怎么也想不到，世间会有一种叫痛苦的东西。

日子依然美丽，阳光依然灿烂，杨凡仍然幸福着。在一个秋日的早晨里，杨凡起床刷牙，感觉胃有些难受。她以为是胃寒，不敢继续刷了，只是轻轻含了几口水漱口，回到饭桌前坐下。李执已经煮好面条，盛了一碗端到她的面前。杨凡端起面条，刚吃了一口，就感觉异常的恶心，她放下碗筷，跑到卫生间去，翻江倒海地吐了起来。刚端起碗正想吃面条的李执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赶紧放下碗筷走过去，轻轻拍着她的后背，问你这是怎么了？

杨凡吐得昏天黑地，气都喘不过来。李执不知如何是好，他不知道杨凡究竟是怎么了。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中毒。他自己被吓了一跳，生怕杨凡会在一瞬间死去，永远离开他，他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他急出了一头大汗，跌跌撞撞跑回客厅，慌乱中抓起电话，拨打了120。救护车来了，杨凡上了医院。检查结果是，杨凡怀孕了。老婆怀孕打120，从此，李执落下了笑柄。绿洲县城的女人只要一怀孕，别人就会问，你老公打120没有？

三

哎哟——哎哟——哎哟——

墙是洁白的，窗帘也是洁白的，进进出出的人穿的衣服也是洁白的。产房里传出来那一声声痛苦的喊叫声显得与外面明晃晃的阳光格格不入。

门外，站着两个坐立不安的中年妇女，一个是杨凡的母亲范慧仪，一个是杨凡的婆婆王大妈。范慧仪的神情显得很紧张，眼睛不停地往里瞟，只要有穿白大褂的出来，就抓住人家问个究竟。王大妈一脸的鄙视，嘀嘀咕咕地说着，不就生个孩子嘛，有什么了不起的，还喊个天响，我生了五个，从不哼一声。

范慧仪睨了她一眼，脸上掠过一团阴云，没说什么，只是把头扭到一边。范慧仪脸上的阴云绕住了王大妈的舌头，她很知趣地住了嘴，脸上好像结了一层冰，僵硬的。产房里依然传出一声声哎哟哎哟的叫喊声，外面的阳光显得有些苍白。一个穿着白色外衣，戴着白色圆帽的年轻女护士推着一架药品车咕隆咕隆经过。范慧仪和王大妈的脸都紧绷着，在门外不安地踱来踱去。

哇——哇——，产房里传出了婴儿的哭声。范慧仪和王大妈同时伸长了脖子，紧绷的脸舒展开来。王大妈的脸上绽放出笑容，她自言自语地嘀咕道，哭声这么洪亮，肯定是个男孩，看来我们李家有后了。一男一女两个医生从产房里面出来，边走边解口罩。王大妈用鄙夷的目光看着那男医生，低声嘀咕着说，丢死人了，男人也去接生！

范慧仪没有理会她，只是快步向医生走去。王大妈见状，马上

抢先一步，没等医生解下口罩，就上前扯住女医生的衣袖问，是男孩还是女孩？

范慧仪睨了她一眼，不理她，只是笑着迎上去，向医生打招呼道，你好，医生，我女儿和孩子都平安吗？

女医生看了她们一眼，笑着说，恭喜你们，是个漂亮的千金，产妇和婴儿都平安。

男医生没吭声，把解下的口罩放进口袋里，从她们中间挤了过去。

范慧仪听了医生的话，稍稍松了一口气，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王大妈的脑中有一阵子好像被掏空了一样，等回过神来，一脸不快地说，什么？你说是女娃？你没有搞错吧？！她本来就皱的脸显得更加皱了。

自从儿媳妇怀孕，王大妈就经常去找人帮算命，每次算命的都说是生男孩的，怎么会生个女孩呢？这是不可能的，她想肯定是医生搞错了。她要马上去验证才行，她丢开女医生的手转身就往产房里跑。她的左脚刚踏入产房的门口，就被一个年轻的护士拦了回去，护士小姐说婴儿还没处理完毕，叫她在门口稍等。她在门外焦急地等着，心里七上八下。她又开始了喃喃的叫骂，一会骂这，一会骂那。范慧仪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瞪了她一眼，我说亲家呀，你这是干吗呢，人家医院有医院的规矩，你这样骂来骂去的有什么用嘛！王大妈住了嘴，只是把头不断地往产房里伸。过了一会，一个护士出来，让她们进去。产房里弥漫着浓浓的酒精味。洁白的床上躺着虚弱的杨凡，她脸色苍白，汗水把她的长发绞成一股一股的，像一把把麻绳。

范慧仪一进产房就抓住女儿的手，说凡凡，你受苦了。杨凡看着母亲，声音低沉地说我没事。范慧仪拿了一条毛巾帮她擦汗，边擦边说，你现在什么都别想了，好好休息，等会妈妈回去做好吃的给你吃。王大妈一进去，就大步走近婴儿床，麻利地掀开婴儿的襁

襁，看下面是否有小鸡鸡。她定睛看了一会，婴儿下面确实是少了一样她想要的东西。她一阵目眩，两腿打颤，有点要晕倒的感觉。她浑身哆嗦着，嘴里喃喃地骂道，你急什么，赶什么，没带齐东西就出来了！婴儿好像听懂了她的责骂声，舞动着双手，鼓起那红嘟嘟的脸蛋，哇哇地哭了起来。杨凡生了个女儿心里本来就不好受，听婆婆这么一说，眼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

范慧仪为了安慰女儿，就对王大妈说，她奶奶，产妇和婴儿平安就好，你还说什么呢，女儿和儿子还不都一个样吗？

王大妈已经丧失理智，她已经顾不上亲家的脸面，连对亲家的客气都没有了，只是喃喃地说着，不一样的，怎么能一样呢？儿子就是儿子，女儿就是女儿，儿子是捧香盆，传宗接代的，女儿都是泼出去的水，赔钱的货！

范慧仪脸色很不好看，只是冷冷地对她说，我女儿现在要休息，你别说这么大声的话。

王大妈不理睬杨凡的母亲，她只是在房里踱来踱去，努力把所有的记忆都找出来。她得在短时间内想出一个办法来，一定得想出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她这样踱了几分钟，突然紧皱了一下眉头，蓦地，抬起头来，急急地走近杨凡的母亲，拉着她的手就往外走，她边走边说，亲家，我有件要紧的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杨凡的母亲被拉着手被动地走着，说，有什么事？在这里说得，干吗非要出外面说去？

到了门外，王大妈对着范慧仪的耳朵说，亲家，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这样做比较好。我现在把这个丫头带回农村去藏起来养，就说是死掉了，以后再生个儿子。

范慧仪觉得王大妈这个想法实在荒唐，就直截了当地拒绝她说，我不同意你这个做法，我女儿更加不会同意，你不要跟她提这个事，免得她伤心。

王大妈见范慧仪不同意，心里着急起来，她声泪俱下地求范慧

仪说，亲家，就算我求你了，我们家只有二狗这个独子，这已经是三代单传了，不能在他这一代断了香火，如果在他这一代断了香火，我死后到了阎王地府也不好向祖宗交代呀！

范慧仪觉得和她简直无法沟通，只是用力甩开她的手，像个坚定的革命战士一样，斩钉截铁地说，我说不可能就是不可能，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说完，她转过身，向女儿的房间走去。

王大妈被拒绝了，有点老羞成怒，她用袖子擦了一把眼泪，指着范慧仪的背影说，我这辈子就没见过像你这种不通气的人。说完，她转过身，又补充了一句，我现在先不跟你计较这事，我要回家去卖鸡了。

范慧仪听她说要回去卖鸡，就转过身看着她问，鸡不是养来给杨凡坐月子吃的吗？干吗要卖掉呢！

王大妈气鼓鼓地说，生个丫头还想吃鸡！别尽往美处想了。说着，气冲冲地走出了医院的大门，心里有种报复后的快感。

阳光恶狠狠地晒在王大妈身上，她出了一身的汗。可她顾不了这么多，她只想着快点回到家里，把那几十只鸡全部卖掉，好出心里这口恶气。王大妈回去把鸡卖完之后，还在琢磨着怎么对付杨凡母女。她想，我一定要想办法说服她们，让她们顺着我的意，我们李家的血脉不能断。不能断，绝对不能断！

四

房顶的瓦是黑的，墙是泥砖砌的，砖的轮廓已经模糊，看起来已有些年月了。床还是大架床，原来是朱红色的，时间长了，已经变成了赤黑色。床架的蚊帐原本是白的，现在已经黑黄黑黄的了。虽然隔着蚊帐，蚊子进不了，可是蚊子嗡嗡的声音还是让杨凡感觉浑身叮满了蚊子似的。不知是饿了还是生病了的缘故，杨凡身边的女儿老是不睡，嘴里发出支支吾吾的响声，杨凡给她喂奶，她不吃，给她灌水，她也不喝，只是在划手划脚的。杨凡不知如何是好，要强硬地给她喂奶，婴儿开始反抗，张大嘴巴，紧皱着小红脸哇哇地大哭起来。杨凡六神无主，摸黑起来，走到书桌前，摸索着找火柴，她从左边摸到右边，还是没摸到火柴，手不知碰到了什么东西，只听砰的一声，好像是玻璃破碎的声音。杨凡好不容易摸到了火柴盒，取出一根划亮，可煤油灯已经落地碎了。孩子的哭喊一声紧过一声，声声直钻心窝。周末了，李执也不回来，不知是怎么回事，如果有电话就好了，打个电话给他问问，可是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别说电话，就连电灯也没有。杨凡直想哭，可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她强忍着泪水，划亮一根火柴走到了门口，把门打开，冲着对面婆婆的房门一连叫了几声。

对面的门吱的一声开了，王大妈穿着一件白色的男式背心，点着一盏煤油灯出来，把门带上后就径直向杨凡的房间走来，嘴里骂着，三更半夜的，喊冤呀！杨凡紧缩着身子，战战兢兢地说，孩子不知是咋回事，不吃不喝只是哭。王大妈点着一盏煤油灯进来，看到里面没亮灯，张嘴就骂起来，难道你是蝙蝠不成！干吗不点灯？

摸着黑的！杨凡心里颤颤的，低着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说我不小心把灯给摔碎了。王大妈把手中的煤油灯往书桌上一放，瞪着眼睛骂，笨手笨脚的，一点小事都做不好，还能干什么事！骂完，走近床前用力把蚊帐门一掀，抱起婴儿骂道，臭丫头，哭什么哭！杨凡小心翼翼地说，不知是不是生病了？王大妈用手摸了一下婴儿的头，没觉得热，就骂道，丫头的命都贱，哪有这么容易生病！杨凡不敢吭声，只是陪着小心。王大妈麻利地把婴儿的襁褓掀开，发现婴儿的屁股下面有一泡黏糊糊的东西。她皱了一下眉头，紧抿着嘴巴，唔了一下，吩咐杨凡快点去打热水，接着骂道，一泡屎糊在里面，她能不哭吗？你这妈是怎么当的，孩子拉屎都不知道，天下没有像你这么笨的女人了。杨凡点着煤油灯到厨房去，心里慌慌的，外面蝈蝈的叫声响成一片。她的心，莫名地烦。她在门口拿起一只桶，到大锅里打了半桶温水提进了房间。王大妈利索地帮孩子洗屁股，动作很粗。换上干爽的襁褓后，重重把孩子放回床上，口里说着，你爸爸周末也不回来，他肯定是不要你了，出去找姑娘玩了。说完，黑着脸，转过身去，点着她的煤油灯出去了。

房间又陷入了黑暗之中。孩子不再哭闹，支支吾吾几声，慢慢地就睡着了。经过这一番折腾，杨凡已是疲惫不堪，看着窗外那一轮弯月，她更加心烦意乱，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李执现在究竟在哪里呢？他是不是真的不要我们母女了，到外面去找别的女人了呢？想着想着，杨凡的泪水慢慢溢出了眼眶。她本来是可以在城里自己的家坐月子的，可王大妈不肯到城里服侍她，又正值高考，父母都是教毕业班的，妹妹又要参加高考，都没空顾得上她。她只好回农村来坐月子。屋里很热，杨凡拿起一把扇子想扇，可又放了下来。常听老人说，坐月子不能吹风，吹了风老了以后会头疼的，她只能拿了一条毛巾在不停地擦汗，从额头到腋窝到背脊使劲地擦。

夜已经很静，外面的蟋蟀有节奏地叫着，偶尔听到几声汪汪的狗叫声。杨凡的身心已经是极度疲倦，她用毛巾擦干了眼泪，闭上

